

出版，想為文本找個歸宿。

「編劇」是一個身份一條管道；讓文本誕生。文本才是要角，不論際遇，原原本本得見天日，我認為是我的責任。文本也創造了我。

出版，我仍存有幻想。文本的真義；由讀者去完成，是另一種風景。文本；或更渴望能與讀者；私下神交，勝過被劇場觀眾消費掉。那年真正啟蒙過我的，都是那些樸素無華、舊小書老文字；像《動物園故事》（*The Zoo Story*, 1958 by Edward Albee），上手是不能承受的輕，讀後卻激起可怕的寫作熱情——也幻想《夠黑》能觸動幾個有心人；拼命去寫——熱情會保障你打一場持久戰，編劇面對的宿敵；是隨之而來，冷眼看世界的孤寂。

自主創作，我選擇題材都很隨緣。題材總是太多，無處不在，我會傾向冒險：那意味著新大陸、或泥沼。墮進泥沼別掙扎，斷氣前盡快轉場、換景。但經驗告訴我，題材知道得愈少，往往寫得愈好。寫作過程我只守著一條潛規則：有意識地建立結構，結構是拴著野馬的繩索，提供一種「秩序」。沒有繩索，就沒有野馬，沒有野馬，就沒趣。我相信秩序，編劇就是要為內容尋找最佳的秩序。

《夠黑》選錄 2001 至 2005 年間的三個劇本。2003 年前後我仍在地盤打滾；龍蛇混雜，很黑；香港正處低谷人心扭曲，很黑；還有 SARS 張國榮死亡事件等等，很黑；身邊人物，令我有「不能不寫」的衝動，時機到就借題發揮。三劇源自三則不見經傳的小新聞：被雷擊的地盤外勞（香港）、入屋強姦的殘障中年（日本）、郊野公路被車輾平的屍體（內地），說到底都是借題寫人。回望，多是零落的男人拼圖，在生存與慾望之間拉扯，永遠寄生在羣體邊緣的時代產物，落入荒誕情景，或得解脫。那些年那些毒癮：為男人作畫的同時；也在自畫。

《夠黑》能夠面世，我衷心感謝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、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與陳國慧女士的寶貴意見和協助。也在此感謝當年參與三個劇本公演的所有朋友；造就是次因緣。

我特別感謝 Grace，無私地全然接受編輯這個身份，承載、轉化《夠黑》的負能量。多年摯友 Charlie 的用心設計，以簡求全，我實無以為報。最後，還有我敬重的林克歡老師，毫不吝嗇地把光照向《夠黑》；為這懶散的無名小輩提序，實在感激不盡。